

薩·所·羅·蘭
精神分析的人間條件叢書04

從佛洛伊德說的
談他沒有說的

superego 押著id， 但id不是 省油的燈



蔡榮裕
著

外在現實有多麼外在，或者它還在心中？

再來談談「自我」（ego），重點仍是它的三位主人的角色，尤其是關於外在環境。我們做為精神分析取向的專業職人，會如何看待這種被當做身外事的東西呢？佛洛伊德在《精神分析的大綱》（An Outline of Psycho-Analysis）裡，曾強調外在環境，有專章談論心智機器和外在環境，好像是在替後來溫尼科特的「促進的環境」（facilitating environment）的概念鋪路。

畢竟不顧外在現實，就會被現實所淹沒。佛洛伊德甚至說，自我（ego）不是家裡的主人，而三位主人（超我、原我和外在環境）對自我來說就是外在現實。精神分析取向的實作經驗裡，如果只認同個案故事裡所呈現的外在現實，而無法另有其它思索，也會讓治療陷在困局裡。「超我保留了父親的特質，伊底帕斯情結越強大，就越快臣服於潛抑（在權威、宗教教育、學校與閱讀的影響之下），之後超我會以一種良心或無意識罪惡感的形勢，更嚴格地支配自我。（彭奇章中譯，出自Freud, S., The Ego and the Id,

頁34-5，1923，英文標準版第19冊。）」

那麼，我們要和外在現實保持什麼關係呢？精神分析取向是注重內在世界，但是如何面對外在世界仍是必要的。我們就在這系列的文字裡，聚焦於外在世界，也就是外在現實，讓我們試著從佛洛伊德的角度，來認識精神分析是如何看待外在世界。

這也涉及外在環境裡，其它群體和個體的主題，尤其是精神分析是舶來品，來自的國度大致是強調個人為上，但是我們從日常生活和個案裡，也大都可以了解，人不可能離開他人和環境，因此關於對待他人和環境的態度，精神分析取向者只能配合一般的意識型態，以相互尊重這樣的文明概念做為基礎嗎？是否需要重新再思索，以個體為主，甚至變成是主義般的個體主義所帶來的盲點，以及這些概念對於利己和利他之間，相互交流而走出的命題和論述？這是很大的命題，本文只是嘗試對這些命題提出一些想法，做為未來進一步探究的基礎。

例如，如果再加上《原我與自我》〈The Id and Ego〉裡的論點，雖然自我被定義為奴僕，但是如何來深化了解，三個我和外在現實的關係，以及在技術上的思索，畢竟三個我加上外在環境，這四者都有著自己的自主性，例如，「本能被完全融入了自我的和諧之中，變得可以受到自我其他趨勢（trends）的

所有影響，並且不再尋求以獨立的方式獲得滿足。」

（彭奇章中譯，出自Freud, S., *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*, 頁225, 1937, 英文標準版第23冊。）那麼這就構成了一般所說的，三人成群的群體概念了，當我們聽習慣說成人內在的嬰孩時，我們更需要想像，個體裡的群體。

奴僕的自我周旋在三位主人之間，處處尋求妥協之道，它如何幫人做自己呢？「如果自我的強度減弱，無論是由於疾病、耗損，還是出於某種類似的原因，那麼迄今為止已經成功馴服的所有本能都可能會恢復（renew）它們的要求，並努力以異常的方式獲得替代滿足。我們夜晚的夢為此提供了無可反駁的證據；它們以本能要求的甦醒來回應自我所假定的睡眠態度。」（同上，頁225-226）有「做自己」這件事嗎？有的是「自己和客體」，一如溫尼科特說的，有「嬰兒」這件事嗎？有的是「嬰兒和母親」，以及這四個主體之間動態地相互連動後，所衍生出來的文明和不滿的並存，不滿來自什麼呢？來自原我、超我和外在環境的不夠滿意？或者來自自我在這個協調過程所累積的不滿呢？

最原始的說法是，id和外在現實遭遇後，兩者互動而產生出ego，而ego變成了代理者（agent）回頭來應對id和外在現實。在發展過程遭遇了挫折後，人

自然會有種「理想性」被產生，這是「自我的理想」（ego ideal）的產生。「最早在童年時期發生的首次認同所產生的影響都是普遍而持久的。這使我們回到了自我理想（ego ideal）的起源。因為它的背後隱藏著一個人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認同，即他在自己的個人史之前對父親的認同。……問題的複雜在於兩個因素：伊底帕斯情境的三角特質，以及個體結構上的雙性特質。」（彭奇章中譯，出自Freud, S., *The Ego and the Id*, 頁31, 1923, 英文標準版第19冊。）

「自我的理想」是源於ego，或在佛洛伊德建構理論的過程裡，是這麼想，但這種理想化的角色具有監督者的功能，在《夢的解析》就有提到了，那時大都以監督者為名。直到1923年的《*The Ego and the Id*》時，才將這些理想者和監督者集合起來命名為superego，因此理論上超我是獨立的機制了，「然而，超我不止是本我早年客體選擇的殘餘；它也表現出一個強力的反向作用來對抗這些選擇。它和自我的關係並不會被以下的格言給耗損：『你應該像這個（像你父親）』它也包含一個禁令：『你不可以像這個（像你父親）……也就是說，你不可以做所有他能做的事；有些事是他的特權。』這種自我理想的兩面性，起源於自我理想，具有潛抑伊底帕斯情結的任務。」（同上，頁34）從精神分析理論發展史來看，

有起源於什麼的說法，只是這些都是假設的論點。

如果外在環境也是主人，它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呢？雖然早就有了父母做爲外在環境的一員，會影響孩童的心理發展。這是大家早就熟知的日常，或者也有人說，文化會影響個人的心理發展，那麼讓它發揮影響力的內在機制是什麼呢？

「千真萬確，我們會這麼驚呼，在自我理想或超我中，確實有那種更高的性質，它是我們和父母關係的表徵，當我們還是小孩的時候，就知道這些更高的性質。我們既羨慕又害怕；後來把它們納入自身。因此，自我理想是伊底帕斯情結的繼承者，也是原我最強而有力的衝動，以及最重要力比多變化的展現。透過自我理想的建立，自我掌握伊底帕斯情結，同時讓自己處於本我的支配中。鑑於自我主要是外在世界的代表，是現實的代表，相形之下，超我是內在世界的代表，是原我的代表。自我和理想間的衝突，正如我們發現的那樣，終將反映出現實與心理，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之間的對立。」（王明智中譯，出自Freud, S., *The Ego and the Id*, 頁36，1923，英文標準版第19冊。）

雖然我們也可以更細的詢問，人世間何以出現某些文化，讓它存在並進而回頭來影響個人和群體的心理發展呢？雖然後來有溫尼科特，對於「促進的環

境」的聚焦探索，讓我們重新省視，在著重心理內在世界的過程，這些無法被視而不見的外在現實，到底是如何發揮作用的？

雖然克萊因在一般人的印象裡，是更強調內在心理世界，她的追隨者對於溫尼科特強調「促進的環境」，是有不少意見，不過克萊因在重要文章《對於躁鬱狀態心理成因的某些貢獻》（A contribution to the psychogenesis of manic-depressive states, 1935）裡，有不少內容提及外在環境的因子。另在前頭提及的，佛洛伊德在《精神分析的大綱》裡，有專章探索外在環境和內在環境的主題。

在晚年這篇《大綱》裡，佛洛伊德整理了他對原我（本我）和自我的界定，做為後人再出發的基礎，「本我與外在世界隔絕，有自己的知覺世界。它異常敏銳地察覺到其內部的某些變化，尤其是其本能需求張力的波動，而這些變化以在愉悅不愉悅系列中的感覺而變成意識。……很難說這些知覺是通過什麼方式，以及借助於什麼樣的感覺末梢器官來確定的。但一個公認的事實，即自我知覺——有機體感覺（coenaesthetic feelings）和愉悅——不愉悅的感覺會以專制力量控制本我內的事件流動（passage of events）。本我依循無情的享樂原則。」（彭奇章中譯，出自Freud, S., An outline of psycho-analysis,

頁198，1938，英文標準版第23冊。）

至於關於自我，「我們認為自己最了解並最容易認知自己的另一種心理機構——所謂的自我——是從本我的皮質層發展出來的，藉由調適去接收和排除刺激，來與外在世界（現實）直接接觸。從有意識知覺開始，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的本我受到自我的影響，並且在自我堅持維持對外部世界的依賴下，它帶有其起源的不可磨滅的印記（就如同它是德國製造一樣）。（同上，頁198）

我舉一個日常的比喻來看，就可以顯示，內在心理世界和外在環境之間的相互連動關係，例如一般總是以試穿別人的鞋子，做為體會和empathy他人的比喻，因為鞋子是空洞，能夠說要試就試嗎？是否也有如火龍者駐守著，而難以接近鞋子呢？其實這是接近鞋子的空洞，一如我們以空洞來說明失落和憂鬱的本質，也就是鞋子必須有空洞做為本質才叫做鞋子。

那麼是否意味著，憂鬱和空洞感是需要empathy，或者還需要其它的呢？從這個鞋子和穿進別人鞋子的比喻，也許可以說要了解 and 想像內在世界，是多麼需要這些外在環境的經驗？雖然也可以學著溫尼科特的曖昧說法，那個讓孩童可以心安做為「過渡客體」（transitional object）的，泰迪熊或棉被枕頭，既不是內在客體，也不是外在客體，這是

一個有趣且值得參考並後續發展的說法。

我再舉另一例，來做為想像內在世界和外在環境的關係。例如，我們看見星空，卻只能覺得很多星星，如果沒有星座的故事被創造出來，讓一些星星依著想像被串連起來，成為大家想像中的「星座」，如果內在心理的「情結」，是由某些事件被串連起來，而被當做是某種情結，「更深入的研究通常會發現更完整的伊底帕斯情結，它是雙重性質，正面和負面，是由於孩童身上最初呈現的雙性特質：也就是說，一個男孩不僅對父親有一種矛盾的態度，且對母親有深情地客體選擇。同時間他也表現得像是女孩一樣，對父親表現出深情的女性特質，並對母親表現出嫉妒和敵意。」（彭奇章中譯，出自Freud, S., *The Ego and the Id*, 頁33, 1923, 英文標準版第19冊。）

伊底帕斯情結，是如同星星被串起來而成為一個星座，有著被述說傳承的故事，這是靠著我們的想像，所串連起來的情結和星座。伊底帕斯情結在外在環境裡，常會出現某些三個人之間的三角情結，但這不是一眼可見，而是需要我們的想像做為串連的基礎，一如星座，是需要我們的想像，才能把一些不相干的星星串連起來，再加上一個故事，就會讓這個星座顯得更具體可見，也容易被記憶，並且也有著隨故事而產生的情感。